

海河是展现京津冀融合的大舞台

罗文华

津派文化大家谈

天子津渡，九河归宗。众水所钟，海纳百川。这两句话形象地概括了海河流域的特征及天津所处的重要位置。

海河流域的形状，就像一把大蒲扇——扇子上那些大的筋脉，就像海河的主要支流；这些筋脉交汇于扇柄，就像京津冀地区的很多河流在天津城区交汇成海河干流继而通向大海一样。

海河的五大支流，即北运河、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还有很多虽小但却比较知名的支流，如潮白河、洋河、桑干河、拒马河、府河、唐河、滹沱河、滏阳河、卫河、清漳河、浊漳河等，它们流经之处，多为京津冀经济和文化比较发达或者明显具有增长点地区；而全部流经天津市区的百余里海河干流，无论是地理的原因还是历史的原因，都是汇聚京津冀经济实力和精华之宝地，以及举京津冀之力对外交流的主要桥梁和纽带。在近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推动下，津城海河段也必然成为展现京津冀融合的大舞台。

千百年来，河东水西，沽上海下，先民们无不“万灶沿河而居”。也正是缘于水的互通与联动，上下游的人民休戚与共，心手相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之杰，地之灵，其渊源都出于一个“水”字。因此，不仅对天津来说，而且对整个京津冀地区来说，海河都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命脉。

南北大运河，本来是指贯穿中国南方与北方的大运河，即京杭大运河。但大运河作为海河的重要支流，却被分段称为南运河、北运河，即是以它们在天津的方位来确定的。隋代以后，大运河使得天津逐渐成为贯通北方与江南的经济中轴和军事要地。元代建都北京、明代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北京，天津作为南粮北运的验收、转运、仓储之地，成为国民经济之命门，这也是数百年间京津两地关系最紧密、最实际的体现。

南运河、北运河之外，天津海河其他诸多支流与河北省各地之间的内河航运曾经十分发达。仅以天津与保定之间利用大清河水系进行航运的历史为例，自元代开始，从保定南关上船，过府河，到安新白洋淀，再顺着大清河

干流便可直下天津。清末，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往来于设在保定的直隶总督署与设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行台，走的就是津保之间的内河，且在天津旧三岔河口附近设有总督专用码头。直至20世纪70年代，津保内河航运还在经营，天津依然是海河流域的大码头。

海河水系不仅是数百年间京津冀之间交通运输的主要渠道，而且在防汛、抗旱、水资源利用等方面也必须调动各方力量以发挥水系整体的重要作用。

矗立在海河岸边的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就是一座向世人展示津冀融合的历史丰碑。

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位于海河干流第一座桥梁金钢桥的西北侧，即子牙河、南运河与海河交汇处的三岔河口岸上。在18米高三面体大理石碑座上，伫立着6米高的用汉白玉雕刻的人物形象。这是一位年轻妇女，体态端庄而优美，面带慈容，右臂怀抱婴儿，左手朝上托举，像在捧接自天而降的甘露，用以哺育怀中的婴儿。纪念碑下，清澈的海河水缓缓流淌，仿佛将一段难忘的岁月娓娓道来。

天津的工业近代以来一直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但水的匮乏严重制约着继续发展，津城市民的饮用水更是苦涩不堪，难以下咽。1982年5月11日，新中国史无前例的跨流域大型引供水工程——引滦入津工程正式开工。它连通河北省与天津市，引滦河水穿越燕山山脉进入海河水系，引水线路全长234公里，工程非常繁杂，任务十分艰巨。1983年9月11日，引滦入津工程正式通水，清澈甘甜的滦河水送入津城的千家万户。为庆祝引滦入津成功，天津很多街道特意发给每户市民一小袋茶叶，百姓们都觉得用滦河水沏出来的茶真是清香可口，人们的脸上无不洋溢着对河北省人民的感激与友爱之情。

1983年8月3日，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宣布在1984年邮票发行原计划之外增加发行“引滦入津工程”特种邮票，并将发行日期定在1984年9月11日，

以纪念该工程竣工一周年。这套邮票共有三枚，其中第一枚寓意“甜水入津”，以三岔河口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为主景，背景选用解放桥和百货大楼以代表天津城，也代表着有滦河水融入的海河。1984年，广东著名诗人柯原路过天津，曾经吟咏出一首《引滦入津纪念碑》：“人们来到天津，总会来看望，这座屹立蓝天下的纪念碑，听她以母亲的名义在宣告：这潺潺的幸福之水，正浇出一座珍珠的城！”

四十多年过去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见证了海河一带城市景观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岔河口附近早已是高楼大厦林立，一派繁华景象。2008年，在引滦入津工程纪念碑沿子牙河上溯不远处的永乐桥上，建成了国家4A级景区“天津之眼”摩天轮。

建在永乐桥上的“天津之眼”摩天轮，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古今融合的结晶。公元1400年，明代封地在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自海河三岔口附近渡河，一路南下，攻取南京，夺得帝位，改元“永乐”。1404年，明朝在直沽设卫，朱棣赐名“天津卫”。天津，即为“天子津渡”之意。2008年，天津新地标“天津之眼”摩天轮落成，即坐落在朱棣率千军万马渡河之处附近的永乐桥上，它是一座跨河建造的桥轮合一的摩天轮，兼具观光和交通功能，其奇思妙想、巧夺天工的设计是世界摩天轮领域的一大突破。摩天轮直径110米，轮外挂装48个透明轿厢，每舱可乘8人，舱内舒适宽敞，设置空调以调节温度，可同时供384人观光，依据季节不同安排运营时间。摩天轮依靠电力驱动，匀速旋转，约28分钟旋转一圈。座舱到达最高处时，乘客能看到方圆数十公里的景致，津城一带的海河风貌尽收眼底。

“天津之眼”摩天轮的设计，以尊重城市地域现存的历史积淀为前提，通过运用新技术、新材料和简洁流畅的线条设计，凸显现代化科技文明与

天津城市历史文化的交汇，提升了区域文化品位与内涵，体现出天津开放与纳新的城市文化特征，昭示着海河服务型经济带、文化带和景观带建设的宏伟发展前景。“天津之眼”摩天轮位于海河三岔口黄金地段，是天津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最集中的区域。周边拥有大悲院、古文化街、鼓楼等天津重要的商贸旅游资源，同时也是海河水上游船观光区的起点。游客到此，一日之内即可享受到休闲、购物、旅游观光等多重服务。“天津之眼”摩天轮，是海河开发“一桥一景”的杰出之作，是镶嵌在海河流域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2017年3月9日，为纪念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推动三周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特种邮票一套三枚，“天津之眼”摩天轮与天津港、空客总装线、高新区未来科技城等多个天津城市元素在邮票中展现出来。这套邮票以交通、生态、产业的“三个突破”为表现内容，着力体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先行启动的领域。“天津之眼”摩天轮出现在第二图“生态联防联控”中，体现了规划中扩大生态空间的推进目标，展现了一幅天蓝、水清、地绿的宜居生活蓝图。邮票发行当日，邮政部门在“天津之眼”摩天轮景区内举办了首发活动。作为“国家名片”的邮票，将海河流域的“天津之眼”摩天轮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中天津城市形象的代表，意义非凡。

与在“天津之眼”摩天轮上俯瞰海河美景一样，乘坐海河游船一路观赏两岸美景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海河游船在每年海河非封冻期开航，海河两岸风光旖旎，河上桥梁各具特色，彰显天津魅力，令人目不暇接。20世纪90年代，《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曾举办过有关海河风光散文征文，著名作家纷纷撰文，宣传了海河观光游览，弘扬了天津历史文化。与海河游船类似的都市观光游船在国内并不多见，观光者中来自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外地游客最多。此外，近些年海河上的解放桥每次开桥，观光者中的外地游客也多来自北京市和河北省。

因此，如何进一步利用好津城海河段这个大舞台宣传京津冀融合的实绩，如何进一步以海河游船等旅游设施为载体展现京津冀历史文化，以吸引更多的京、冀等地游客，应是海河文旅发展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忠孝图》（清）王武作

老晋名将陶侃年少时就很有志向，但苦于家境贫寒，没有机会，只能在县衙里做小吏谋生。同乡的孝廉范逵在当地很有名望，一次外出访友时遇暴风雪，行进不便，于是就近投宿在陶侃家。当时范逵带的车马仆从不少，而陶侃家的情况却是米缸见底，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弄不好还得靠野菜糊糊来充饥。这要换作一般人，肯定会跟客人实话实说，有什么吃什么就算是够意思了。但这时，陶侃的母亲湛氏却做了一件足以改变儿子命运的决定，她对陶侃说：“你只管到外面留住客人，其余的事我来想办法！”湛氏拿起剪刀，咔嚓一下将自己的长发剪了大半下来，做成两副假发，打发家人拿到街上卖了，换了儿几斛米回来，杀了家里仅有的几只鸡鸭做菜；又将家里的房柱子，各削下一半来，再劈成小段儿来当柴烧；将坑上的草垫全取下来，剁碎了当作喂马的草料。到了傍晚，湛氏便备好了足够众人吃的饮食，食物精心烹制美味可口，连随从们的需求也照顾到了。范逵很欣赏陶侃的学识和辩才，对陶母的盛情款待也是看在眼里，很是感激。

第二天一早，范逵一行人告辞时，陶侃一路跟随着送行，一直送了将近百里。范逵说：“已经送得够远了，您可以回去了。”陶侃还是不愿回去，因为陶母叮嘱他一定要多陪陪客人。范逵又说：“回去吧！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在各位大人面前替你说美言。”陶侃这才回去。范逵果然没有食言，在拜见庐江太守张夔的时候，极力赞美陶侃。有了范逵的举荐，张夔就放心地将陶侃调到身边，任命其为督邮。之后凭借出色的军事指挥与管理才能，加上努力及运气，陶侃最终做到了征西大将军、太尉等职位，因政绩、口碑俱佳，为后世所称道。督邮一职，也就成了陶侃仕途乃至辉煌功业的开端。

还是这个陶侃，在县衙当差的时候，曾做过一个监管捕鱼器具的小吏。一次，辖区内的一户渔民为了感谢陶侃的关照，送了一罐自家做的腌鱼给他，陶侃推辞不掉，只好收了。陶侃很是孝顺，他想母亲素来节俭，少有机会吃到荤菜，于是修书一封，特地托人将这罐腌鱼带去给她。陶母收到腌鱼后，看都没看，就托来人原路带回，并回信责备陶侃：“我知道你是好意。但你作为公家的人，拿别人送给你的东西（包括公家的东西）来送给我，这不仅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反而会增添为娘心中的忧虑！”看到母亲来信的陶侃羞愧不已。自那以后，为官逾四十年的陶侃，廉洁自律，再也没有过类似假公济私的行为。

《战国策》云：“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意指父母爱子女，那就要为子女做长远的打算。无论是孟母三迁为儿择邻，还是欧阳修的母亲以荻（芦苇）画地、教儿认字，又或者是陶母截发留宾、封坛退鲊，归根结底，都是希望孩子行得正、走得远，能有一个更好、更远大的前程，那些貌似激烈的言行背后，往往蕴含着浓且深沉的爱。

还有一类母亲，相比孩子的前途与功名，她们或许更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更愿意做孩子的好朋友，希望他们活得更通透、快乐。明代诗人郑淑云的儿子陈朔才华横溢却时运不济，“北漂”多年却谋不到像样的职位，内心很是苦闷，于是写信向母亲倾诉。陈妈妈既没挖苦讽刺，也没有一味地狂灌心灵鸡汤，而是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尽可能地理解并劝解儿子。她说儿子啊，看到了你的来信，也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其实我想说的是，人这一生难免会遭遇这三种困境：拥有出众的才华，也有满腔的激情，却遇不到好的平台和机会；待人诚挚宽厚，甚至于委曲求全，却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对自己要求严格，时常反省，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其实这些困顿啊，都是人生的常态。

书信中间，陈妈妈还引用了司马迁在《史记》中的一句话：“然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云。”虞卿是战国名士，擅长战略谋划，官拜赵国上卿，立有大功，后因拯救魏相魏齐的缘故，抛弃高官厚禄离开赵国，被困于魏都大梁，郁郁不得志，于是发愤著书，终成《虞氏征传》《虞氏春秋》等数部经典名著。所以司马迁曾评论说，如果虞卿不是因为穷困潦倒的话，也不可能发愤著书，从而名传后世。

最后，陈妈妈借着这个例子来劝慰儿子说，即使人生的际遇如此，也未曾没有好处。人生难免停顿，难免痛苦与挫折，但只要不放弃，努力学习，磨炼并精进自己，相信老天在关闭了一扇门的同时，也终会为你打开一扇窗的。你要多读书以自励，不要放纵自己呀！

有了这样的好妈妈，孩子又能差到哪里去呢？

古代好妈妈
项伟

绽放在古诗中的萱草花

李 幸



《萱草寿石图》（明）陈淳作

元朝诗人王冕在《今朝》中写道：“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他种萱以祝寿，而宋代的刘应时作《萱花》时却肝肠寸断。萱花烂漫，诗人则深陷于“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苦之中，“碧玉长簪出短篱，枝头腥血耐炎晖。北堂花在亲何在，几对薰风泪湿衣”。长簪似的萱草花柄探出矮小的篱笆，鲜艳的花朵在阳光下尽情绽放，而养育我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当年的她经常常在夏风中，倚门流泪盼我归……

萱草还受到历代书画名家的喜爱，一直是绘画中长盛不衰的题材。历代吟诵萱草的诗词多达300余首，有很多都是题跋诗（在书画作品下方所写的一首诗）。

明代沈周曾画《怀萱图》，送给好友王鏊，以解思母之忧。名画《思萱图卷》也出自沈周之手，他为此题跋：“念母常看母种萱，只疑遗爱有归魂。”沈周酷爱画萱，实则以萱寄情，因为，萱草是沈母钟爱之物。一生事母极孝的沈周曾在诗中解释：“我母爱萱草，堂前千本花。赠人推此意，磨墨点春华。”

萱草是一种坚韧之花，苏东坡有诗赞：“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劳心插。”它于辽阔的中华大地，从南到北，自东向西，在贫瘠的土地随遇而安，像极了女子为母则刚的品质。同时，萱草不与百芳争艳，悄然开放，消除世间忧愁，恰似母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一生。

绽放在古诗词中的萱草花，承载了孝亲、感恩等文化内蕴，既是北堂前的花开忘忧，更是子女对母亲的深深牵挂。

寸草春晖诗里情

汪树明

母爱是孟郊笔下的一根线，是蒋士铨诗中的一声问，是黄景仁眼里的一滴泪，是白居易诗中的一只燕……它藏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里，却又像春晖般笼罩着我们的生命。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提到母爱，我们就会吟起孟郊的《游子吟》，它堪称母爱诗词的千古绝唱，苏轼赞之“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孟郊一生窘困潦倒，直到50岁时才得到一个溧阳县尉的卑微之职，得以将老母亲接来同住。想起多年来漂泊求仕，母亲独自在家中牵挂，他满怀感激与愧疚写下此诗。读到此诗，我们的眼前就出现：油灯下，母亲脊背微驼，低头为游子赶制寒衣，手中那根细细的线，穿梭在布料之间，将担忧、牵挂与不舍都缝进衣衫。她“密密缝”，生怕衣服不够结实，儿子在外受苦；她“意恐迟迟归”，满心盼着儿子早日归来，唯恐归期遥远。孟郊将母爱比作春天的阳光，而子女就像那小小的草儿，无论如何也难以报答这份浩瀚无疆的恩情。这简单质朴的文字，道尽了天下母亲对孩子最纯挚的爱。

王安石曾写过一首《将母》，也是描述母爱的诗。诗曰：“将母邗沟上，留家白紵阴。月明闻杜宇，南北总关心。”母亲随诗人到邗沟后，每当月明之夜，听到杜鹃的啼叫，她就会想起还在白紵山北的家人，更加思念家乡的孩子。母爱真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哪怕千山万水，也难以阻断母亲的思念。更多的是心疼儿子在外所受的苦。“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

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蒋士铨的《岁暮到家》，生动描绘了一幅母子相见的动人画面。年终归家，母亲见到久别的儿子，一眼看到儿子清瘦的模样，心疼得几乎落泪，拉过儿子，急切地询问一路的辛苦。而诗人心中满是愧疚，自己在外奔波，未能让母亲安心，面对母亲的关怀，他连一路的风尘仆仆与艰辛都不敢诉说，怕母亲更加忧心。

若说守望是母爱的底色，离别便是最痛楚的留白。“幕帷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清代诗人黄景仁在第四次乡试落第的寒冬写下了《别老母》，读来更是让人落泪心疼。风雪夜里，当诗人拉开柴门，去奔赴那未知的前程，一边是母亲不舍的泪眼，风中飘摇的白发，一边是自己欲留不能的脚步、喉头哽咽的悲楚。这一去，不知何日才能再见到母亲，不知还能不能再在母亲膝前尽孝，这“此时有子不如无”的愧疚，如同一把利刃，刺痛着诗人的心。

母爱不是人类特有的。白居易的《燕诗示刘叟》以燕喻人，道尽了母爱的本能：“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母燕每天衔泥筑巢、捕虫喂雏，在三十个日夜的操劳中逐渐消瘦，看着雏鸟一天天羽翼丰满，当雏燕展翅高飞，母燕独自守着空巢，正如诗人感叹的“思尔为雏日，高飞背母时”，天下父母的爱，从来都是指向分离的守望。

当我们读懂了古诗词里的母爱，便读懂了天下所有母亲的心事——她们未必懂得诗词，但她们的一生，早已写成了最动人的诗篇。